

與名人有約系列

五嶋龍 神童是這樣煉成的



■五嶋龍的寫真書。 写真・岡村啓嗣

這個星期二晚上，筆者到香港浸會大學大專會堂欣賞一場由其音樂系舉辦的演奏會，他們邀請了著名美籍日裔小提琴家五嶋龍（Ryu Goto）。古典音樂迷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主要原因有二：他是日本國寶級小提琴家五嶋綠（Midori Goto）的弟弟；他今年23歲，但在3歲已開始學小提琴，7歲時就在札幌的太平洋音樂節中作公開表演，故被稱為神童。大家不信的話，可在Youtube看其精彩表演，真是令人驚嘆不已。

這次他只來港4天，除了要綵排，還要出席master class及分享會，但對他來說，應該不是苦差。說到底他在幼年已成名，和不同的樂團合作過，再加上他生於音樂世家，不只有一個比他年長17歲的姐姐，就連父母都是玩小提琴的，可謂兼具先天與後天條件優勢。

筆者在表演前一天跟他見面，發現他比想像中成熟，或者是因為資歷深厚，23歲的他見慣了風浪，再大的壓力也難不倒他，又或者只是因為時差，令他沉默了點。無論如何，他就是那令全場人士引頸以待的五嶋龍……

■文：曾家輝 圖：部分由環球音樂提供



■今年和浸大音樂系合作表演時的攝人魅力。



■和08年的海報（右）相比，「神童」更見成熟。

1988年出生在紐約的五嶋龍三歲已開始學小提琴，曾跟Yoko Gilbert、Victor Danchenko、林昭亮等名家學習，7歲時在日本札幌的太平洋音樂節中，他超水準地演奏帕格尼尼《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三個樂章，博得全場熱烈掌聲，自此就經常獲邀與到世界各地和知名管弦樂團演出。

問：這次來香港跟浸大音樂系學生合作有何感覺？

答：08年曾和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今次是第二次來港表演。我已跟浸大交響樂團綵排了一次，大家都是年輕人，而且他們的水準也很高，而這次我會和他們合作貝多芬的《Violin Concerto in D Major Op. 61》，綵排時，我只提了一些意見，說一些我的感受而已。

問：你還記得幼時學小提琴的情況嗎？現在練琴的習慣有否改變？

答：我三歲就跟母親學小提琴，記得當時聽了姐姐的音樂會，覺得大家都很喜欢她，看到她在後台幫樂迷簽名，覺得很酷，所以想變得和她一樣。剛開始的時候，母親會用比較嚴厲的方式叫我練琴，所以我也覺得很討厭，有時不太想練。後來，母親逐漸改變了教育方式，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練習及演奏，我反而變得喜歡練習，而且會自動自覺練習。現在每天大概會練兩小時，但說真的，我沒有編定甚麼時間練琴，I practise when I can，我練琴是因為我喜歡，而不是因為要練琴。但我要說一句，一定不可以停止練習。

問：你除了拉小提琴外，還會彈吉他，也會打空手道，是嗎？

答：我喜歡吉他，也是空手道黑帶，我在7歲時和外祖父學空手道，他是空手道高手，10歲時我已拿了黑帶，這麼多年來我也一直練習，沒有停止過。拉小提琴是我的興趣，也是工作。而空手道的鍛煉令我擁有更好的體力及耐力，有助演奏。不少音樂家在演奏時會歪斜着上半身，或身體斜繞着圈子擺動，不由自主的隨着情緒擺動着身軀，但我不需要那樣做，或者因為空手道令我站得穩，也使我演奏時更有力道吧。

問：你今年從哈佛大學畢業，你為甚麼修讀物理呢？你有否想過不拉小提琴？將來又有何規劃？

答：我選讀物理，是因為我在中學時已喜歡科學。我進入哈佛大學物理系，可說是開啓了我在音樂以外的另一種人生，也使我有更正規的生活，我在與朋友的相處中找到了樂趣。其實，之前也有很多次想過不拉小提琴，但一直都沒有放棄。因為我真的喜歡小提琴，或者我真的不可能放棄小提琴。我現在還很年輕，才剛起步追逐夢想，對於未來的規劃，有很多想做的事，可以

玩不同類型的音樂或當空手道教練，嘗試不同的東西。

問：你姐姐如此出名，很多人都問你姐姐的事情，你會不高興嗎？你平時會不會向她請教呢？

答：我不會討厭大家這樣問，或許是習慣了吧。我一直很尊敬她，她是很有名的小提琴家。如果我在音樂上有問題，很少會問她，她可能要我到大學上她的課。所以，我有問題時，多數會問母親，或許是因為她有辦法令我明白箇中的道理，但同台表演，我就沒有想過。

問：你在年幼時已公開表演，有沒有遇過很驚險的經驗？你上台前又會不會感到恐懼？

答：我記得有年夏天在日本舉行演奏會，因為食物中毒，又嘔又瀉，而且發燒，但觀眾在表演前一小時已入座，所以我不能放棄，唯有堅持下去，那時我已遲了一個小時才開始表演。一般來說，我會在正式上台前15至20分鐘去沐浴、吃點東西、換衣服。其實我沒有對上台表演感到恐懼，我會將之視為一種刺激，所以在準備時，我會望着鏡，心想這是不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我」，就是這麼簡單。

問：這麼多年來經常到世界各地表演，你覺得辛苦嗎？

答：這些年來，我除了在日本舉行巡迴演奏會，還要穿梭於各大城市，如紐約、上海、台北、香港等。我很高興可以到中國大陸表演，因為中國大陸有愈來愈多機會，看到古典音樂這麼受歡迎，感覺非常好。但作為一個專業的音樂人，我已習慣了，也不覺得辛苦，很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我還要辛苦。

訪問時，五嶋龍有點男人與男孩之間的感覺，筆者也有些不知所措，究竟是音樂神童、空手道黑帶高手，還是哈佛物理系高材生？時而靦腆，時而自信，時而直爽，或者是因為他今年才23歲，很年輕的緣故。但筆者在現場看他的表演，看到全場人士都期待他的演奏，在一眾大學生的樂聲中，他拉着弓，琴聲響起，所有人都被攝服於他的演奏，隨着音樂跌蕩起伏。

才二十歲出頭，正是朝着夢想前進的年齡，但對五嶋龍來說，他早已起步了，或者音樂世界從來就是這麼殘酷。「新人輩出是平常事，我不怕新人的競爭，因為我只和自己競爭。」

文化名人面對面

詩壇大家屠岸

屠岸是著名詩人、翻譯家及文藝評論家，現任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著作有《葦蔭閣詩抄》、《屠岸十四行詩》、《啞歌人的自白——屠岸詩選》、《詩愛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詩》、《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詩選》、《傾聽人類靈魂的聲音》等，其中《濟慈詩選》譯本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彩虹獎。

問：談到你的譯作，我知道你有一種說法，就是「真正要譯好一首詩，譯者必須要跟作者有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甚麼原因讓你能夠跨越和濟慈兩個人之間國籍、背景的不同，達到這種翻譯的境界？

屠：主要是他的詩歌觀跟我相近，就是說他對於醜惡的社會是非常痛恨的。有評論認為濟慈不關心社會現實、民生和政治黑暗，只關心他的美，所以把濟慈認定是唯美主義者。唯美主義這個詞在當年是個貶詞，意即不關心政治和人民，所以把濟慈說成唯美主義者其實不完全正確。濟慈是歌頌美，真實即是美，美即是真實，這是他的名言。他是用這個標準來看社會的醜惡和黑暗，他提高層次了，提高到一個精神的境界。如果一個人或民族沒有美，這個民族就是要墮落了，為甚麼這個黑暗政治能夠肆無忌憚的流行呢？因為人沒有對美的追求。

問：除了濟慈，你還翻譯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我知道你最初對莎翁的了解是來自於他的電影，後來開始去翻譯他的詩作。從電影上了解莎翁，然後再從詩歌中了解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屠：電影是把莎士比亞舞台劇的劇本改編成為電影，我早年看過他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那時候電影的名字叫做《鑄情》，鑄就是鐵造成的，意思就是這個愛情牢固得不得了。《鑄情》這個翻譯並不是那套電影創造的，是來自更早時候一本翻譯集。翻譯集裡邊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就叫做《鑄情》。我的表兄是光化大學英文系學生，他有一個教授叫做周齊熏，是美國名牌大學的博士，他講課非常好，表兄都有記錄。我就是從我表兄那裡看到了英國詩歌的課本，



■屠岸（中）與女兒（右）一起接受專訪。

那是本牛津英國詩歌選，一本是英式金庫，還有是英國文學史，另外就是我表哥的課堂記錄。我極感興趣，甚至超越了我表哥本人，我把所有的零用錢都花在買英國原版的文學作品上，莎士比亞的劇本買了好多好多。

問：中國本身也是詩歌大國，如果讓你在中國詩歌王國中選一個至交的話你會選誰？

屠：杜甫，我也喜歡李白，但比較起來更喜歡杜甫，因為那時候我剛剛由小學升中學，在小學時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了我們的東北。初中一年級時發生了七七事變和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後來我們逃難，一直逃到上海租界。那時候家鄉被日本人侵佔，家裡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燒掉，還好沒有人死掉。所以雖說是家破人亡，亡字是指逃亡的意思，不是死，而是逃，所以也是家破人亡。那時我們就對杜甫的詩特別感到親切，好像就是在說我們要說的話，在逃亡的過程中，我們就吟杜甫的詩。

問：那你覺得如果跨時空的話，濟慈跟杜甫兩個能成為至交嗎？

屠：我想也會的。這個問題你提得很好，我以前都沒想過。我只是覺得在中國的詩人裡，我喜歡杜甫和李商隱，外國的詩人我則喜歡濟慈和莎士比亞，但你這麼一講，我就想為甚麼我可以喜歡這兩個人呢？可見這兩個人一定有共性。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之《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

Tim Delaney 創意就在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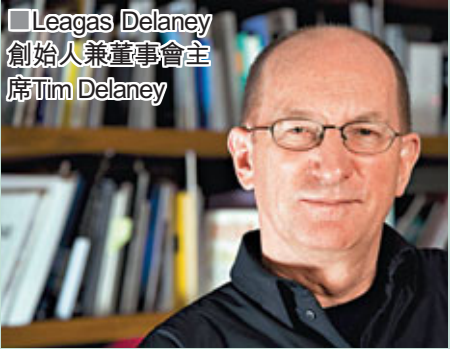
當Tim Delaney走出辦公室發起市場調查時，聽到有人抱怨：「你們這些製鏡商為何只關注名人，從不關心我們這些新客戶呢？」Delaney豁然開朗，決定另闢新徑。在一幅描寫父與子的照片上，他寫道：「你從不可能真正擁有一塊Patek Philippe，你僅僅在為你的孩子尋找它」。

Delaney的廣告職業生涯始於收發室。他15歲就輟學，在加入宏盟集團旗下天聯廣告（BBDO）前，曾在Y&R和BMP擔任文案工作，之後晉升為創意總監和常務董事。1980年，他創立了Leagas Delaney，客戶包括Sanyo、Citizen、Shiseido等國際知名品牌。

Delaney非常認同天賦的重要性。「創造力不可能通過教育無中生有，卻關係到廣告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這是專業教育教不會的」。Delaney深信創意廣告的核心是「相信人類的想像力」，認為創新的唯一理由是自己所服務的類別需要一個新聲音，而非為了創新而創新。

當大部分外國廣告公司紛紛看中商機將國際品牌引入中國時，Delaney採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將中國企業引向國際。「如果你縱觀全球經濟，並展望未來5至10年的發展趨勢，我認為除了中國，我們沒必要考慮其他地方。內地和香港有許多新生代企業打算通過上海或香港開拓歐洲或其他市場，但由於缺乏經驗，很少有中國企業成功走向國際，我希望借助我們多年的經驗，幫助他們建立品牌。」除了公司總部所在地倫敦，Delaney在漢堡、米蘭、布拉格、上海、東京等地都有分公司，如今香港分公司亦在籌備中，預計明年春天開始營運。

■文：張易



■Leagas Delaney 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 Tim Delaney